

丽：“城临渭水天河静，阙对南山雨露通。逶迤流莺凡几树，当蹊乱蝶许多丛。”如五排《奉和圣制途经华岳应制》：“两岳镇皇京，中峰入太清。”状景雄伟。“未言封禅泰山，后当勒铭于华山也。”（《唐诗别裁》）再如《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》：“上阳柳色唤春归，临渭桃花拂水飞。”写出春风绿柳的早春之景。（《奉和圣制拔河俗戏应制》：“斗力频催鼓，争都更上筹。”西方拔河竞争之状犹在耳目间。

张说的诗文有相当的成就，唐人评价很高。如武则天说：“张说文思清新，艺能优洽。金门对策，已居高科之首。”（《唐才子传》）李隆基说他“言谈延国辅，词赋引文雄。”（《春晓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》）又“闻有鹓鸾客，清词雅调新。”（《南山雀鼠谷答张说》）把张说视为辅国之臣，文中之雄。而诗作清雅调新。张嘉贞：“经纬称人杰，文章作代英。”（《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》）与上称誉相似，贺知章：“选车命元宰，授律取文雄。”（《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》）萧嵩：“帝日简才能，旌贤在股肱。文章礼一变，礼乐道逾弘。”（《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登字》）刘昉：“网罗究象系，述作究天人。”（《送奉和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宾字》）席豫：“以勤封山记，犹闻遣戎篇。”（《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》）他们都充分肯定张说学问之博大，文体上的革新。《唐才子传》称赞他“为文精壮”，“诗法特妙”这是很有道理的。他的诗歌标志着唐诗从初唐到盛唐的过渡。尤其七言近体置于盛唐毫无逊色。

李瓶儿的两个丫头

——读《瓶》记失之三

《金瓶梅》的时代，称丫环为主人所奸占为“收用”，“收用”过的丫环身份地位有了一些变化，若再被奴主“扶正”，便有了如《红楼梦》中的“姨娘”的身份。“收用”过的丫环，便难以嫁出门去了。《金瓶梅词话》中，李瓶儿身边便有这样两个丫环，即迎春和绣春。她俩初被李瓶儿的前夫花子虚“收用”，后来李瓶儿嫁到了西门庆家中时，他们也作为陪嫁物而相随。这在《金瓶梅》的前数回中都已作了交待的。

如《词话》本第10回，西门庆因想要奸娶潘金莲的丫头春梅时，西门庆“因说起隔壁花二哥房里，倒有两个好丫头，今日送花来的，是小丫头，还有一个，也有春梅年纪，也是花二哥收用过的。”《词话》本第14回记：“（李瓶儿）一心只想着西门庆，以子虚在时，就把两个丫头教西门庆要了。子虚死后，越发通家往返。”还有，《词话》本第16回更记，李瓶儿西门庆两个在灯下抹牌饮酒，“原来花子虚死了，迎春、秀春都被西门庆要了，以此凡事不避他。”

以上这些，都已将李瓶儿的两个丫环的遭遇讲得很清楚了。可是，在《词话》本第62回，李瓶儿将死之时，对两个丫环的遭遇的叙述上，出了差错。时李瓶儿将死，对家中诸事一一作了安排，及讲到两个丫环时，“一面叫过迎春、秀春来跪下，嘱咐道：‘你俩也是从小儿在我手里答应一场……那大丫头迎春已是他爹收用过的，出不去了，我教与你大娘房里拘管着。这小丫头绣春，我教你大娘寻家儿人家，你出身去罢……’”后来吴月娘等来看李瓶儿时，李瓶儿交待的也是这几句同样的话。

作者之意大约是要写出李瓶儿厚道的一面，两个丫环的不同命运也作了不同安排。只是言多有失，反露出了一个破绽。

（悠悠）